

林 予
谢 树 著

有情人难成眷属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有情人难成眷属

林 予 谢 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以北方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四对“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揭示了极左思潮和封建道德观念对人们思想感情的禁锢、摧残，反映了改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对于人们进行历史反思、展望未来，都具有启迪作用。

作品塑造了市委书记、乡镇企业女经理和不同时代的农民形象，性格鲜明，语言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在艺术上，作者注意采用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表现方法，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较强的可读性。

责任编辑：周达宝 谢明清

封面设计：秦 龙

有情人难成眷属

Youqingren Nan Cheng Juansh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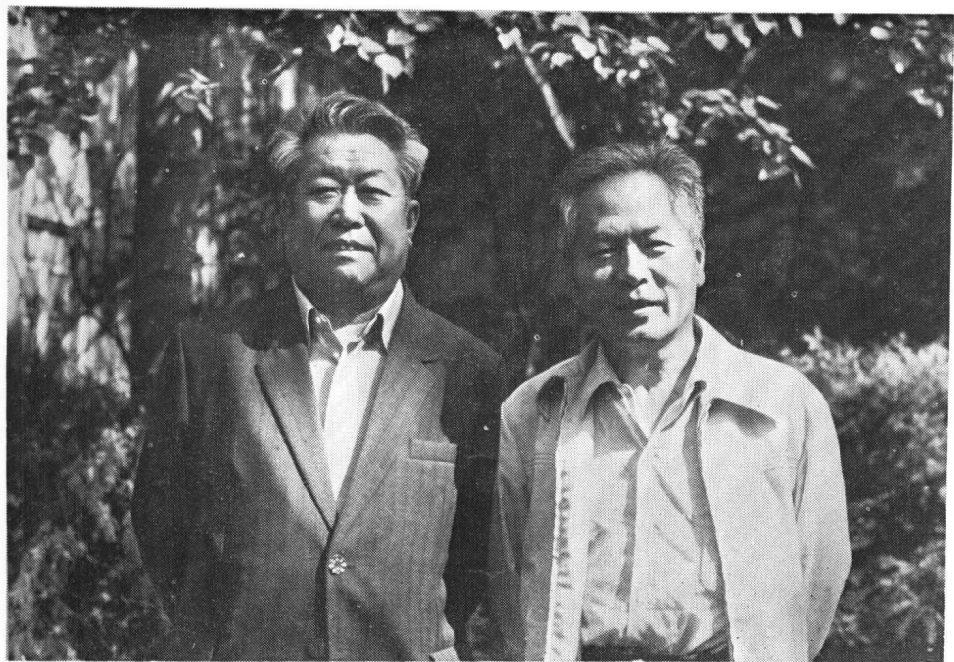
字数 31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1}{4}$ 插页 8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0,700

ISBN 7-02-000173-4/I·174

书号 10019·4233 定价 3.00 元



谢 树

林 予

俨然是个物质的富翁，
却落得个感情的乞丐；
明明争得个生活的主人，
却又落得个爱情的奴隶！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女经理归来	1
第二章	村长这一家子	17
第三章	冯万宝老头和他的翡翠烟嘴儿	30
第四章	董殷顺其人	48
第五章	子虚乌有	66
第六章	风波乍起	79
第七章	女人难	95
第八章	阴错阳差	118
第九章	不期而遇	142
第十章	翁婿之间	156
第十一章	冤家路窄	171
第十二章	艰难的起飞	185
第十三章	归去来兮	200
第十四章	还搞亲疏有别那一套吗?	213
第十五章	牧场上的风波	236
第十六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60
第十七章	她心里到底有啥秘密?	282
第十八章	风风雨雨故人来	304
第十九章	不可理喻的妈妈哟!	327
第二十章	孤家寡人	343

第二十一章	父子之间	360
第二十二章	发生在端午节这一天(上)	382
第二十三章	发生在端午节这一天(下)	401
第二十四章	失却了平衡的老钟家	420
第二十五章	一个庄稼人的祭日	433

第一章 女经理归来

“小三子!”一个甜腻腻的女人的声音,朝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问道,“你那收录机里播放的啥玩艺儿?”

“哈哈,播放的全是外国名曲,有莫扎特的、李斯特的、巴赫的……”

“得了!得了!啥八盒九盒的,又拿你肚里的洋墨水来唬咱土老屯儿!”那女人亲昵地瞥了人称业余华侨的丁小三一眼,捂着嘴嘻嘻嘻笑了起来。这女人年约二十八九岁,名叫叶翠萍。因为有个好打听、好传播的毛病,得了个绰号叫“电匣子”。她长了一副好身材:个头儿不高不矮,胸臀丰腴,线条分明。人也长得俊俏。一头墨染了似的秀发,又黑又亮。圆脸盘的前额上覆盖疏密得体的刘海,两只笑咪咪的月牙儿眼,一张红润润的薄嘴唇,搭眼一瞅,就给人一种甜丝丝的感觉。难怪那丁小三的两只眼睛在她身上叽里咕噜乱转呢!

抑扬顿挫、节奏感很强的乐曲——世界名曲主题联奏,正从收录机里播放出来,荡漾在盛长着三棱草、五花草和老苍叶儿的草甸子上。有几只黑白花奶牛在一旁悠闲地吃着草。这些纯种荷兰奶牛的乳房鼓鼓胀胀,每个乳头就象一只成熟了的、倒垂着的桃子。这样的牛,每天总要出产五六十斤的鲜奶呢!而丁小三和叶翠萍正是本屯——江城县城郊区董家崴子村出色的养牛专业户。

“啧啧！真是武大郎玩夜猫子，各有所好。”叶翠萍撇撇嘴说，“你咋净喜欢听这洋玩艺儿？难怪人家叫你‘业余华侨’哩！”

丁小三为啥得了这样一个绰号？那主要还是由于他的装束打扮引起的。你看吧，他头戴一顶时兴的亮红色长檐遮阳帽，上身穿一件印着英文“早安！”的白底带蓝杠的紧身衫，下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登山鞋。哎呀呀，要是倒退十年，别说在农村，就是在最发达的城市也没谁敢穿这种“崇洋媚外”的衣着呀！可如今当着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吹遍祖国广大农村的强劲的改革之风，许许多多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农村小青年竟把自己打扮得令人瞠目结舌了！

“这你可就不懂了，我那是放给牛听的……”

“好小三，你转着弯儿骂你姐呀！”叶翠萍打断丁小三的话说，“你别拿你姐不识数。好歹我也念过初中，还懂得‘对牛弹琴’那句骂人的话，你，你……”

“你先别生气。”丁小三连忙解释说，“给牛放音乐听是一种科学管理，能增加出奶量。”

“神啦！我不希听。”叶翠萍一摆手，再次打断丁小三的话头，一转话题，忽然发问道，“昨儿下晚电视里播放咱村到市里开了一个饭店，你看了吗？”

“是啊！”丁小三回答，“叫丰乐酒家。”

“让咱农民进城开饭店，可是新鲜事儿。”叶翠萍脸上凝聚着认真思索的神情，又问丁小三，“小三子，这几天还有啥风声？”

“风声？”丁小三愣了一下，“啥意思？”

“就是你常说的那个‘信息’嘛！”

“嘻嘻嘻！”丁小三笑了起来，点划着叶翠萍，揶揄地反唇相

讥道，“真不愧是‘电匣子’，见啥打听啥。”

“死样儿！”叶翠萍白了丁小三一眼，又长出一口气说，“谁让我摊上个一杠子压不出个响屁来的老实疙瘩呢！我不勤打听听着点儿，能跟上新精神儿吗？心里没个底，两眼漆麻黑，早晚还不撑翻了船，一大家子人咋活着？”

“对！对！”丁小三嬉皮笑脸趁机握住叶翠萍白胖的手说，“你真是个有心计的人！”

“滚一边去！”叶翠萍一甩手，挣脱了丁小三的紧握，指尖碰着了丁小三的眼角。丁小三“哎哟”一声，连忙揉眼睛。

叶翠萍却开心地格格格笑了起来，指着丁小三说：

“该！谁让你净想找香腐①！”

这会儿，在初夏的暖风吹拂下，在头午还不显得燥热的阳光照耀下，一辆崭新的草绿色的京吉普打从江城县县城开出来，在沿江公路两旁枝叶碧绿的白杨树下游梭而过，朝董家砬子村急驶而来。

驾驶这辆新吉普的是头年从省城农学院招聘来的女畜牧兽医张小秀，今年二十来岁，她母亲从她呱呱坠地就给她取下小名苦妞儿。驾驶座旁便是她的四十来岁的母亲、董家砬子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毓秀。母女俩除了年岁和服装上的差异，竟是这般的酷似，瓜子脸、杏核眼、修长的眉毛和标致的身材。在她们那两对明眸里，一对迸发着青春的希望的光彩，一对泛映着思考的沉郁的流波；同时，又都凝聚着热烈而执着的光束。这就难怪那不知深浅的丁小三曾对张小秀说：

① 找香腐，东北土话，占便宜的意思。

“我说，要是你的右唇上也有一颗你妈那样的美人痣，要是你再长得丰满一点儿，你就完全是你妈的翻版，分不出谁是谁来。”

“去去，咋这样信口开河地评论我妈妈的相貌呢？不许可的！”苦妞儿满严肃地瞪了对方一眼，说。

对于跟自己相依为命的妈妈，对于从苦水里把自己拉扯大的寡母，在苦妞儿的眼里，小时候，妈妈是女儿的保护伞；成年后，妈妈就是女儿理想的化身。去年，当经理的妈妈把大学毕业的女儿招聘回村，女儿就自然而然地在舆论上做了妈妈的卫士。女儿悄悄地发觉，妈妈当了经理以后，从里到外都迸发出第二青春的光泽。虽然年过四十了，尽管眼角已经出现了细碎的鱼尾纹，可眼睛照旧是亮晶晶的。尽管苗条型的身段开始朝丰腴型发展，可胸脯照旧挺得高高的。特别是妈妈说话的声音，听来不仅脆亮，而且甜润。一句话，经过二十多年折磨的妈妈，这会儿如果走在熙来攘往、人如潮涌的街道上，还照样会频频招来异性的回首顾盼。当然，这虽是一种骄傲，但也可能变成祸水。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农村里扯老婆舌的快嘴子不少，捕风捉影，造谣生事的二混子也不少。一年来，苦妞儿把某些流言蜚语一律认为是对妈妈的精神和道德上的亵渎；因为妈妈的形象是树立在自己心灵上的精神和道德的丰碑。于是，她经常公然进行愤怒的辟谣，或者气恼地暗中追谣。只是有一条她无法回答人们：为什么妈妈不再结婚呢？当然，她确认，在董家崴子村是找不出一个配得上做她的继父的。那么，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妈妈跟城市接触的日益频繁，为什么妈妈不在县城或者市里寻个归宿呢？难道是妈妈因了我的缘故不再结婚？或者是妈妈对异性的本能向往已经泯灭？于是，母女俩曾有过一段不眠之

夜的心灵对白——

女儿：“妈呀，你不再打算给我找个后爹了吗？”

显然，母亲心里震颤了：“苦妞儿，你希望有个后爹吗？”

女儿：“问题不在我，重要的是你自个儿。经过十年劫难之后，眼下，在省城我的好些同学的家庭里，常常发生儿女反对父母再婚的闹剧。那些害怕继父或继母争财产的同学，实在叫人恶心！那些认为只有青年人才有权利谈爱情，认为父母再婚碍碇的同学，我总认为那还是中了几千年来封建道德观念的遗毒。妈呀，你可别误解了你的苦妞儿啊！”

母亲一下子伸臂把女儿搂在自己的怀里，嗓音瘖哑地说：“好闺女，妈领了你这份儿情。可苦妞儿啊，你还不了解你的母亲吗？妈这一辈子要是遇不见一个象你爸那样理解我、喜欢我的男人，是决不会糊里糊涂再结婚的呀！”

哎哎，多么痴情的妈妈哟！

昨天，乡邮员送来了前天的市报。市报刊载了董家崴子村在松滨市开设的丰乐酒家开业的消息。消息报导了董家崴子村农工商联合公司女经理张毓秀为丰乐酒家开业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报纸的右上角还登了一张市委钟世昌书记为饭店开业剪彩时跟女经理的合影。而且，丰乐酒家开业的那天晚上，市电视台在本市新闻节目里，做为重要新闻播放了录相。于是，在董家崴子村民们的电视荧屏上，面带微笑、仪态大方的张毓秀与市委书记钟世昌一起，频频出现；最后，记者还给了她一个讲话的特写。一时，董家崴子村的人，争相议论。高兴的，妒忌的，喝彩的，嘲讽的，捧场的，拆台的……说啥话的都有。

“嗨，咱董家崴子开个饭店也上电视啦！”

“农民进城办商业，是大方向嘛！”

“瞧那风流寡妇在电视上扬巴的，鼓鼓溜溜一对奶膀子，还穿洋服哪！”

“真没想到，原先地主家的小娘儿们，市委书记还接见、拍照哩！”

.....

那时候，苦妞儿无暇顾及人们各种各样的议论。正象庄稼人常说的：光听蝻蛄叫还不种地了呢！她抢来一张市报，钻进自己在奶粉厂专用的畜牧兽医室里，反扣上房门，凝神地读起那篇消息报导来。她一目十行地读完了市委钟书记有关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大好形势和农民进城办企业重要意义的讲话。然后，把她那对明眸里迸发出来的兴奋的目光，落在那段关于女经理回答抢新闻的记者们的访问记上——

挎着照相机，举着闪光灯，掂着笔记本子，手握拔去笔帽的自来水笔的记者们把女经理包围住了。而且一个个抢着自报家门。这个说是市报的，那个说是市广播电台的。市电视台的记者干脆权威地嚷嚷着：“闪开！快闪开，可别挡住我的镜头！”

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古脑儿向女经理提了出来：人口三千、土地五千五百亩的董家崴子村，在早不是“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董家崴子庄”的穷村么？咋一下子富得流油了呢？请详细说来。各种各样的数字请准确报来。

“简单扼要地说：要是没有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就没有可能在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自然也就不可能有董家崴子的今天！去年本村农工商产值两千一百二十八万元。赢利一百五十四万六千元。纳税七十三万四千元。人均收入一千七百八十九元。”女经理回答得干脆利索，每一个数字都是脱口而出，不带看本儿的。

偏偏碰上一位好挑刺儿的年轻记者又追问一句：“不错，工副业上去了，可你们的农业搞得咋样？粮食任务呢？”

女经理侃然笑答：“粮食嘛，三中全会以后，县里把董家崴子村规划为全县畜牧产品和蔬菜基地，只种饲料粮和自给粮，没有上交国家的粮食任务。可这两年发展乡镇企业以来，我们用工业赢利完成了农业机械化的全部配套设备。农业队从五年前的六百四十人缩减到去年的四十八人，粮食产量却从五年前的年产八十五万斤增加到去年的年产二百零一万斤。除自给和饲料粮以外，还上缴国家九十万斤粮。这就是因为我们贯彻了‘以农支工，以工养农’方针的缘故。”

嘎巴溜丢脆的回答，惊得那位青年记者瞠目结舌。

一位参加招待会的港商凑上前来，递给女经理一张名片，女经理接过名片，礼貌地点点头，顺手翻过名片的背面，好象默读了一下背面的英文。这就立刻引来了那位港商惊诧而仰慕的目光，问道：“请问，张经理，你毕业于国内哪一所大学？”女经理笑答：“先生，你估计太高了。我只是二十多年前的中专肄业生。”“那么，你的先生，按你们的称呼，就是你的爱人总该是大学毕业的喽！”“不，我的丈夫早已故去，现在寡居。”港商的眼里流露出难于理喻的目光，又不无疑惑地说道：“啊呀呀，邓小平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之家，也就是人均收入一千美元。照此说来，你们董家崴子的人均收入很快就进入二十一世纪喽！”女经理却侃侃而答：“董家崴子从前是个穷屯。党中央提出小康之家的目标在于共同富裕，我们村至今还有百分之二十人均收入在四百元以下的贫困户，需要扶贫。因此，我们离中央的目标还差得远呢！”……

瞧，妈妈回答得不亢不卑，不护短，不虚夸，实实在在，完全

是个有气魄的名副其实的女经理啊！她再注意察看报上登的那张制版并不清晰的照片。即便是从妈妈模糊的身影上，女儿也完全可以窥探到当场妈妈的气度和风采！妈妈身上那套西服，不就是为了举办这次招待会，女儿特意量了妈妈的身量尺寸，委托一位分配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在北京蓝天西服店替妈妈订做的吗？那式样，那色泽，肯定又给妈妈增添了不少中年妇女所特有的庄淑而明丽的光彩啊！要不然，这位写报导的记者为什么屡屡把妈妈称做“风姿绰约的女经理”呢？

啊，妈妈，女儿的骄傲呀！

这会儿，外着一身劳动布工装，内着一件浅蓝色涤纶短袖小翻领衬衣的苦妞儿，伸出一双充满青春光泽的健美的胳膊，一面操纵着驾驶盘，一面瞟了一眼身旁的母亲。她正从银灰色西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塑料皮学习本子，翻开来，端放在穿西装裙的膝盖上。

“妈呀，学习英语，你是雷打不动呀！”女儿带点儿钦佩的口吻对母亲说，伸出一只胳膊，打开了驾驶座旁安放的收录两用机，立刻飞出来一声声甜润的女高音。女儿看了看手表，又说：“九点半的英语教学已经过点了，下晚我给你补课吧！”

中央台的音乐欣赏节目正在播放加拿大民歌《红河谷》：

野牛群离草原无影无踪，
它知道有人类要来临。
大地等人们来将它开垦，
用双手带给它新生命。

.....

“妈，你听，这位女歌唱家不光是嗓子圆润，更重要的是她把

这支加拿大民歌处理得感情深厚。”

“一听声音，你就能知道谁唱的吗？”

“当然。”女儿颇为自负地说，“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首先要爱好，然后经过研究、比较……”

“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呀！”母亲合上学习本子，又是疼爱又是羡慕地打量着女儿。忽然心里一动，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随口问道，“我走这些日子，旭东没来信吗？”

“啊？”女儿打了一个诨儿，迅即，轻描淡写地答道，“来过一封。”

“听说旭东他姥爷想让他出国留学？”

“嗯，有这回事儿。”

“难得的机会呀，他去吗？”妈妈斜瞟着女儿的脸神儿问。

“我鼓励他去！”女儿脱口答道。忽然觉得这话说得太直率，敏感的妈妈是否会窥探出自己心里的隐秘？她不由红了脸，连忙改口道，“当然，还得由他自己决定。”

细心的妈妈观察着女儿神情的变化，不再问话，暗自思忖：嗯，一出国就是三四年哪！而且到了那极为开放的繁华世界——美国，谁知道他还想不想回来呢？……这样想着，她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宽心的微笑。正这时，女儿一个急刹车，险些使她的头撞上挡风玻璃。妈妈不由用责怪的口吻对女儿说道：

“不是不让你擅自开车吗？要知道，你的职业是奶粉厂的畜牧兽医……”

“妈，你总不该忘记，我已经是考上了票的正式驾驶员啦！今天妈妈从市里大出风头回来，当然该女儿前来接站，连驾驶员小王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一早就把车加好了油，主动扔给我车钥匙，说：‘快开车去县城火车站，接你妈去！’他还说，‘这回咱

们经理可给电子增了光喽！”女儿打开话匣子就收不拢，兴奋地把双辫上结着白蝴蝶结的脑袋伸向母亲，俏皮地眨巴着眼睛，说道：“妈呀，你咋不给我讲讲这次的记者招待会呢！”

“市报上不是都登过了吗？”

“唬谁呀，一篇报导就登完了？还有没报导的呢。”

可不是吗，张毓秀心里头正琢磨着好些个又兴奋又纳闷的事哩！

兴奋的是，那天剪彩仪式之后，她用经理的名义，出面办了几桌酒席招待松滨市的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的代表。开席之前，她向客人们一再声称，今天的酒菜北味、南味兼备，希望能满足各位客人的不同口味。这些上席的食品菜肴，一律产自本村，也算是向众位来宾汇报一次董家崴子村近几年来开展多种经营的成果吧！于是，一碗香菇红焖鸡，一盘清炖松花江大鲤鱼，一盆奶汁蹄膀，一道牛奶乳扇……无不招来宾客们的连声喝彩与称赞。唯独那位港商对这些个看来全然无动于衷。只是，当服务员用红漆托盘把烘烤得外焦里嫩、油光酥脆的全只烤鸭端上席来，他才满感兴趣地冲女经理问道：

“请问，张经理，你们地处北方边陲，也养鸭子吗？”

“当然可以养鸭。从开春到上冻七八个月都是牧鸭的好季节呀！江汉子里是鸭子最理想的运动场，苇塘里又是鸭子寻食的好地场。”

“啊啊，”港商若有所思地应着声，又问，“你们杀了鸭子，把鸭毛做何处理呢？”

“鸭毛怎么处理？”张毓秀那对尚未失却光泽的眼珠一转，说，“正在寻找出路。”

“好，好，过会儿再谈。”港商连连点头说。